编辑:毛雨森 美编:刘玉容 校对:陈彻 组版:陈嘉锋

本土文本

沉醉在历史的酒香里

□管弦乐

朱新通摄

说到张謇,我总是自然而然地想到颐生酒。在童年的记忆中,颐生酒是亲朋好友酒席上的必备,是一种“客气酒”。抿上这口酒,人们总会提到张謇先生和他创办的酒厂。颐生酒是江海儿女心中的一种情结。这种情结如今已酿成一道风景。百年的颐生酒厂在原貌不改的基础上稍作梳妆打扮,成为张謇生态颐生文博园,弥漫着历史的绵绵酒香。走进张謇故里小镇的人们,尽可以在这里浅浅地醉上一回。

文博园就在小镇的中颐路上,门楼上方“颐生酿造厂”几个字是张謇先生亲笔题写。进园之前,我总是先被前面那条静静流淌的小河所吸引,也常常会停靠在河边的石栏上四处望一望、想一想,在摇曳的绿意中留下几张照片,然后怀着三分闲适七分探寻的心情进园参观。

眼前这位导游姑娘,也会让你一下子就喜欢上她。她身着中式长裙,端庄清秀,浅笑盈盈,这个“小镇上的大家闺秀”,带着你一步一步走进这个藏在小镇之中却气度非凡的园子。

文博园主要分为张謇故居和酒厂两大区域。一进门,左侧壁雕中的勇士正捧起酒坛欢迎你,佳酿汩汩流出,顿觉空气中浓香阵阵,酒瘾一下子就被勾了起来。

右前方,一幢白墙黑瓦朱门的两层小楼静立在蓝天白云之下。这幢安稳祥和的建筑走过了百年的岁月,有它在,整个园子显得气定神闲。这里是张謇先生的故居,先生曾在这里生活过,后来作为张徐女校的校舍,见证了先生兴办教育的一段历史。近年曾有一位年近百岁的老妪跋山涉水归来,就为了再看一眼她青春停留的地方。

站在老屋前面,凝视着眼前的先生铜像,恍然觉得先生仿佛从未离开过这里,一个多世纪的时光就在他的弹指一挥间。其实在老屋前面,现在的办公楼位置是先生的出生地,只是那座迎接先生诞生的房子早已不复存在,后来在原址东边按原样复建了“敦裕堂”。堂前牌坊上“乐善好施”四个字是当年朝廷所赐。据说那一年长江水患,常乐百姓饥荒成灾,张家把家中的粮食钱财分给灾民,于是便有了如上褒奖。

常乐是状元福地,文博园便是福地中的福区。但凡前来观游的人们,尤其是孩子,必定要在敦裕堂边上的状元亭驻足,抡起鼓槌在状元鼓上重重地敲响自己的凌云壮志。这里也是赏景的绝妙之处。倚栏而坐,园内风景在眼前铺陈开来。层层叠叠的翠色染绿了你的视野,那一栋栋有年代感的建筑将时光往前推移至记忆的深处。此刻你的心情就像鹭鸟微微展翅在水面轻轻滑过,安详自得。

移步向前,眼前那幢灰色墙体大礼堂模样的建筑就是酒文化博物馆。它在蓝天映衬下格外大气恢宏。这栋房子是民国时期的警察署,后来作为酒厂的车间。如今在这里,你可以探秘颐生酒的前世今生。先不说酒,单是这“颐生”两字,就可让你好好品一品了。“颐”是易经中的卦名,君子观此卦象,思生养之不易,从而谨慎言语、节制饮食、修身养性。而“生”为天地之大德,有爱护生命之意。先生因此创办了多家“生”字系的企业,如大生、广生、资生、颐生等。如此看来,这“颐生”美酒,绝不止舌尖上的那一抹或甜或辣,它是蕴藏着智慧的生命甘泉。

“中国酒类世博第一金”那写满洋文的证书照片,静静地挂在橱窗里,任游客遐想当年获奖的盛景。颐生酿造厂一路的发展轨迹也正在成为世人探寻的文化之旅。1984年,颐生酒厂新建茅台酱香型车间,时任茅台酒厂厂长的季克良带来了茅台厂的窖泥和工艺,在这里生产了一批茅镇酒、謇翁酒。这批酒外观酷似茅台,本质上也与茅台无异,如今有些海门人家中还少量珍藏着,真正算得上是宝贝了。

在博物馆内转了一圈后,你会不满足于观看那橱窗里的历史,你会迫切地想要走进生产区,看看这段绵厚芬芳的历史是从哪里流淌出来的。我来时,米黄酒生产车间的工人们正忙着筛选、蒸煮、发酵……耐人寻味的是,颐生酒目前还是百分百的纯手工酿造,场上整齐码放的酒瓮和一辆辆木制手推车,以及工人师傅来回忙碌的身影,让你觉得这简直就是在拍电影。但事实上,这部艺术的电影就存在于酒厂的日常,品鉴它的人不由得慢下脚步,醉在其中。

酒厂现有百年窖池42口,走进窖池群,几盏红灯笼静静地悬挂在屋梁上,潮湿的空气里浸润着浓郁的酒香,我竟然像走进了宝库一样顿觉神秘。导游告诉我,酿酒用的水和酒曲、发酵时的气候、窖池里的微生物群,甚至包括酿酒人员的细节操作,都会对酒的品质产生影响。站在窖池边,我瞬间觉得万事万物之间的关系皆是交织纠缠神奇又伟大,不由得对那一口酒怀有了几分敬畏之心。

窖池馆的对面是秘方馆。那一坛坛顶着“红盖头”的大肚瓮整齐地排放着,里面陈放的都是颐生独家秘制美酒。轻轻拈起上面的标签:茵陈、红花、佛手……各种中草药材经一纸秘方,酿就了“颐生”的内涵。酒本伤肝,而茵陈有清肝利胆之功效,故色泽金黄通透、入口清香绵柔的茵陈美酒让众多颐生酒粉情有独钟。

既为“颐生”之园,园子后面种着100多种中草药材的植物园正应了这份玄妙。植物园有三四百亩地,分为颐园和生园,种植品类、格局与养生概念融合。从上往下俯瞰,颐园造型就是一幅太极八卦图,按各位种植相应属性的植物。生园造型为一个胎盘,取其孕育生命之意。倒置的胎盘又似一只耳朵,耳朵上有各种穴位,对应着人体的五脏六腑,因此园内植物也是按其功效“点穴”而种。

导游告诉我这里也叫百药园,但我总是忍不住把它叫作“百草园”,这实在是容易让人想起鲁迅先生童年的乐园。有意思的是,眼前的这个园子,真的也成为众多城里人的“百草园”,很多江南客周末来小镇住上两天,也常常到这个园子里来采摘一些时令的植物,比如金银花、薄荷、茵陈之类,带回家泡茶泡酒。每年春秋时节,也常常有成年人的团队,或者是孩子们在老师带领下到这里赏识植物、放飞风筝……这里俨然是人们忙碌喧嚣之后缓解压力回归自然的乐园。

江边稻香图 张正忠

民间写真

心中的“桃花岛”

□陈蔚蔚

周末,放下手中的繁琐,开上车带着家人向海永进发,去会会心中的“桃花岛”。

一大早,沿着张謇大道一路向南,再傍着沿江公路向东,这一路车辆很少,微风吹来,空气清清凉凉的,在朝阳的映照下,江面波光粼粼,堤坡上青草正盛,慵懒的老牛各自甩着尾巴嚼着草。江边有不少白鹭,这些伶俐的精灵,时而与老牛为伴,时而独自飞行、玩耍,三三两两,在晨曦里,这一切恰到好处。

海永位于中国第三大岛——崇明岛的中部,将细长的崇明岛的南部与北部紧密连接在一起,北部隔着长江“黄金水道”与海门陆地遥遥相望。从临江汽渡出发到对岸常常受潮汐影响,发船的时间和航线都没有定数,有时近在咫尺,却总遥不可及,也许正是这样的“不方便”,让海永保留了很多本真的印迹。

在海永,有条大树遮阴的乡道是最让人难忘的,这条路自西向南双向两车道,高大的行道树叫不上什么名,经年累月的生长,树干粗壮,树枝婀娜,绿叶茂密,在黑色柏油路面上空,大树的枝叶伸展相触,生机盎然。上午的阳光有点淘气,洒照在树叶上,精神抖擞,顺着树叶的空隙,又泻落在路面,如顽皮的孩子,偶尔蹦跳进路人的眼里。车不断向前,道路不断向前延伸,空气淡淡的,轻轻的,有点甜,忍不住要把手伸出窗外,刚张开五指,这片绿的快乐便一股脑地将每一寸皮肤包围,盈满掌心。春来冬去,年复一年,这里的一切承载了满满的岁月感,像极了一肚子故事的老者,可以倾听、也可以倾诉,时间是一切的解药,我的快乐常常是因为这样的纯粹而生。

车向前开,两侧平矮的民宅陆续闪过,保持着上世纪70年代的风貌,这些民宅前后种着茂密的庄稼,人们散散点点在各自的责任田忙碌,他们要赶在上午把一天的农活干完,过了午后就是自己的时间,午觉、聊天、打牌、看电视,自由随心。也有小孩会在大人的责骂中装睡个半小时,挨过了难熬的正午,便可以尽情撒欢……每天的生活单调却纯粹,简单而又丰富。

想起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我盼望在这个小岛拥有一间陋室,“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

“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农耕民族的后代天生对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于野有田野的自由,于市有市井的快乐,于朝成就达济天下的胸怀,这是古人对身心自由的不同理解。以往车船慢,这些可能不可兼得,现在不同了,大交通格局正在长三角全面拉开,现在的“隐”,已是占着时间与空间兼得完美,那么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隐居江中“桃花源”,就是人间仙境。

南通市文联“美丽南通行·海门”采风作品展

江海新韵

海门,一道刚出水的江鲜

□钱雪冰

(一)
海之门前 我不敢睡去
随手捋下忧伤的头皮
这诗的碎片 洋洋洒洒
每一片都绽放着
崭新的容颜

(二)
打开门
首先是江
这海的前世 不疾不徐
踱着方步 每一次
抬眼
美丽总模仿云朵的姿态
赋予飞翔以诗意

(三)
悄悄地来 悄悄地去
我没来得及拆迁的脚印
月光下
一座小城一再复制 剪贴
悬挂上枝头 不需几年
名不见经传的夜色
便成为名胜

(四)
一路走远 高过头顶的风
左顾右盼
村庄在雨水中静穆
鸟鸣与花朵 三月肩头
竞相开放

路过的人不要停留
向前紧走几步 你能看到
春天的鸟喙
正在戳破
包裹全身的那层薄壳

(五)
跨入海之门
你必须找到两件法物
一为前朝状元的背影
一为诗人从未远去的歌声

不必对号入座
不必验明正身

背影与黄海的轮廓大体一致
歌声与长江的足音基本同步

(六)
兄弟姐妹们
我还会再来

下次我知道了
只要浅浅一声咳嗽
那扇虚掩的门
就像等待孩子回家的母亲
迫不及待拥我入怀

(七)
距离海还有一小段路程
急什么呢 姑且停下来
用你的诗句 给锅中的羊肉
添最后一把火
抿两口茵陈酒 润润喉
阳光正好啊
此时不放歌
更待何时

(八)
首先是一幅画
它比现实逼真
走过去 随便敲开哪扇窗
定居已久的月光
深深一鞠躬
口诵千年前失踪的绝句
端上婴儿般的笑脸
恭请入座

(九)
今夜 星光多么清瘦
我怎忍心舀起一瓢
独自痛饮

涨潮了
那只趴在耳边
偷窥我梦境的巨鸟
为什么还不逃走
它首选的撤退路线
是渡江 还是渡海

涨潮了
我枕边的一方国土
风生水起

(十)
解放路上 一只手
突然
扳过我的肩

这是我的
奢望

我奢望
被这座小城当作一个熟人
意外发现

(十一)
这里的流水
天空一直未舍得
用来洗脸

就像这里的天空
我一直舍不得
写上几行字
寄回我的家乡
报报平安

(十二)
唱出来的忧伤
还算忧伤吗

与天黑有什么关系
与天明有什么关系

大水无语
山歌漫上堤岸

以历史的名义
沉思 偏偏一嗓子
喊破
黄昏的喉咙

(十三)
习惯使用
比棉花还要柔软的
方言
堆砌自己的骄傲
堆砌自己的幸福

甚至于 笑容
都是一道
刚出水的江鲜

(十四)
对于长江而言
这堵虚掩的门
只是一个地名
为了挽留它住上一晚
不得已 临时创作的
一条理由

对于黄海而言
哪怕它将沉默
再次重复
不愿飞去的海鸥
认得
这里是祖籍

(十五)
等待一场雨
等待一场雨后 亲眼见证
现身天边的虹
与传说中的海之门
有几分相像

张謇的鸭绒被(外一首)

□萧 萧

我被一条鸭绒被吸引
被张謇的奇思妙想所折服
哦,原来
鸭绒被
有如此优雅的来历
它和君子
有着相同的体温

鸭绒被的诞生
不过是张謇生涯中
无数开拓事业的一个小意思
但它的柔软,保暖,
仿佛那个时代
让人倍感珍惜的灼照

走出展厅,小小的院落
铺满光阴的安宁
人世的美好,
与一条鸭绒被的温爱
达成了无言的默契

即不与草木同腐

这句话,刻在墙上
更刻在每个来访者心里
张謇的一生,
在这座不大的园子内
坐落为一尊比状元树
更高大的丰碑

实业救国的梦想
像一只
飞过纪念馆上空的鸟儿
清脆的嗓音,
将人世间繁杂之喧
顷刻涤荡

风来,草木摇曳
而它们体内翠色的一盏灯
仿佛那个不腐的人
不息的眸光